流星族休闲花园

西　西

恶女的终极克星

内容简介

她是恶女嗳！
明明应该是鬼神退避的，
为什么遇上这个大魔头后，
一切就全反过来了？
就知道他不好惹，
没想到偏偏会是顶头上司，
连躲都躲不起！
难道这真的是报应？
哼，千年恶女的功力也不是吹的，
那儿有个大水池，唔，瞄准，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

图书在版编目 穴悦陨孕雪数据

流星族休闲花园丛书 援 穴第十二辑 雪珠雅主编 援—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圆园园源

陨杂叠苑原缘园园源原园源原员

Ⅰ援流 援援Ⅱ援珠 援援Ⅲ 援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②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援Ⅰ 圆园园源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陨孕数据核字 穴圆园园源第 园缘园号

策　　划：珠　雅

责任编辑：张红宇

封面设计：黄　浩

流星族休闲花园　穴第十二辑 雪

主　　编 押珠　雅

出版发行：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社　　址：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员缘号　　邮政编码：愿表员园园园

电　　话：园怨员原圆愿缘源员缘编辑部 雪　　圆员园原圆愿缘源员缘发行部 雪

网　　址：

印　　刷：广东惠阳印刷厂

开　　本：愿缘园伊员园愿 员辕源

印　　张：员源　字数　猿愿园千字

版　　次：圆园园源年 缘月第 员版

印　　次：圆园园源年 缘月第 员次印刷

书　　号：陨杂叠苑原缘园园源原园源原员

定　　价： 员园援园园元 穴全 源册 雪

新青少社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问题可随时退换

西摇西

恶女的终极克星

沙粒纷飞的午后

今年的夏天够热的,感觉太阳就在自家楼顶似的,完全不想出门的米虫们呆在家里享受着冷气所带来的凉爽,怎奈楼下的小鬼竟然来个大联盟,围着建筑工人们忘记拉走的沙子玩起了扔沙球的游戏。原谅这群小鬼身处炎热的南方,实在没见过雪,只能用这样的方法一解对雪花漫天的向往。

但蓬头垢面的他们回家后一定是一顿好打,的确该打,因为自觉不过瘾的他们竟然摘起芒果树上稚嫩的小芒果了,还把树枝树叶打落一地,那惨况足以叫所有的环保主义者痛心疾首,现在的小鬼真是太不讨人喜欢了。

以上的遭遇使原本定位为温柔贤惠的女主角变成了新时代恶女 ;贵族气质的男主角变成了……呃,看下去就知道了,要知道,被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生气成那样,自制力再好的人都会失控的。

前摇言

骄阳渐渐退去,留下火红的余晖映照着早已炽热的大地,天是红的,云也是红的,连漫天的黄沙也一样。

沙场上,工人们在下班的钟声响过以后,都纷纷散去,喧闹的沙场安静了下来,原本漫天扬起的沙土慢慢地平复下来,也许这可以称作是尘埃落地。一个小男孩坐在沙场边上,一边等着迟归的父亲,一边用凌乱的思绪回忆着老师今天上课的内容。

空茫寂静的沙场,渐渐远去的夕阳,偶尔疾驰而过的车子和一个神情淡漠、若有所思的小男孩,那画面似乎有些伤感,却很动人。

一种超过了小男孩实际年龄的沧桑淡然让他看起来多了一份超越年纪的忧郁,少了一份该有的稚嫩。眼帘微垂,飘渺不定的眼神游移,瘦弱的肩膀下垂,微微低下的下巴,使他看起来那么落漠无助,又拒人于千里。

突然一阵啪啪、啪啪不规则的脚步声愈行愈近,在空旷且安静的平地上这样突兀的声响吸引了男孩的注意,他收起飘荡的思绪,敛起落漠的眼神,转首向声响传

来的方向望去,有一些防备,有一些厌恶。

是谁打扰他安静的世界?

一个女孩?

是女孩吧,蓬蓬的公主裙说明了她的身份,虽然裙子上的蕾丝蝴蝶结被扯掉了一半,扎起的两条羊角辫,一边依然高高竖起,另一边已经耷拉下耳后,喘着气的嘴巴微张着,向众人展示她缺了一颗门牙的牙齿。

她没有注意到他,至少他没看到她的眼光停在自己的身上,半空中展翅难飞的大风筝占满了她的注意力,她奋力地奔跑着……

拖鞋?

一双稍大红色的拖鞋勉强地穿在她的小脚上,有一种她的脚很快要破鞋而出的冲动。

她尽可能地伸展着自己小小的身体,企图要将快要和地面亲密接触的风筝扬向空中。她尽力奔跑着,用力挥动着,这样的动作让她很吃力,可是,一切依旧徒劳无功,风筝依然振翅乏力。

嗤然一笑,像是在嘲笑小女孩的笨拙,但是原本那状似凄美、伤感的画面被她的喧闹和突兀打破了,连小男孩淡然的忧郁也被她杂乱的跑步声打乱,仿佛笼罩着的深沉气息都淡去了。

也许是因为灰心了,也许是因为累了,小女孩放弃地停下脚步,短短的双手捏着手中的细线,站在沙场边的空地上喘着气,距离男孩只有几步之遥,她看见了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

孩,她对上男孩有些戏谑的视线,尴尬地移开,游移在空旷的四周,再好奇地看向他,又对上浅黑色眼瞳,结果还是尴尬地移开。

胆小鬼。

小男孩心中轻嗤。

小女孩手中的线越理越乱,男孩看了看空荡无人,偶尔一阵风吹过,还会扬起一片黄沙的四周,然后叹气地跳下台阶,走向女孩。

“不是这样弄的。”

女孩被突然而来的声音下了一跳,羊角辫晃动了好几下。

“关你什么事。”她倔强地回了一句。

“怕你太笨。”男孩蹲下来帮她解着缠在一起的线,口气不饶人。

谁叫这里四处没有人呢,他只好牺牲一下做个好人啦。

“你不要动我的东西,弄坏了你赔给我啊?你……”

她话音未落,纠缠不清的线在他手中听话地解开了,服服帖帖地躺在他的小手里,让她到了嘴边的话又活生生地吞了回去,两眼发光地感叹道:“哇!你好厉害。”

将女孩天真的感叹视作无物,把线卷进线轴里塞到她的手中,看了一眼比自己矮半个脑袋的她,转身要回到自己原来的位子上,两只短短、白白的手阻止了他的

去路。

“ 干吗 ?”

女孩指指躺在地上的风筝,又指了指渐渐昏黄的天空,眼中流露出可怜兮兮的神色,仿佛看到了救世主,遇见了大英雄一般,“ 帮我放上去。”

男孩无动于衷地站在原地,看着开始撒娇似的摇晃他的手臂的女孩。

“ 拜托你嘛。”

男孩无奈地眨了一下眼睛,说:“ 我没放过风筝,我不会。”

小女孩水亮亮的眼睛中写满了诧异,原来拯救了自己的风筝的大英雄不会放风筝。

“ 你不会啊。”小女孩追着男孩逃避的目光,问着。

男孩干脆将目光停留在正飘过头的红云上,掩饰自己的尴尬。

小女孩无奈于自己过矮的身高,寻不着对方的目光,于是,她拾起躺在地上的风筝,寻着男孩注视的那片云彩,也盯着看。

“ 那我教你放风筝好不好 ?”

男孩蹙眉低首看向眼前这个自不量力的小女孩。“ 你 ?”

女孩骄傲地抬起已经抬得很高的下巴,想要充分表现出她值得炫耀的一面,她的小朋友们个个都会放风筝,好难得发现一个不会的。

“ 哼 !”他不屑地轻哼,“ 就你那半桶水 ? 不知道刚才是谁一直拖着风筝在地上跑 ?”

男孩用眼角瞄了瞄女孩身后那条因沿着路面拖拉风筝而留下的长长的痕迹,讽刺她的不自量力。

“ 那、那、那是因为风不够大。”小女孩怎么受得了这样的讥讽,反驳道。

呼——

一阵强风吹过,吹得两人满头满脸的沙子,宣判了女孩所说的话——无效。

让男孩更怀疑眼前这个女孩没有由来的自信。

“ 我、我……刚刚……明明…… ”

骄傲的墙被风儿吹倒了,没了底的她在男孩面前显得更娇小了。

看到她噘起的小嘴,男孩无奈轻笑,接过她手中快被捏成一团的线,说 “ 我们两个一起来放,看看能不能放起来好了。”

“ 好啊,好啊。”女孩高兴地点着头,看起来就像小鸡啄米似的,紧跟着男孩的身后跑。

余晖淡去,炫目的火烧云渐渐消失,吹了一整天的热风慢慢改变了温度,凉下来了,幽暗的路灯亮起来了。

人还是一样少。

那天的沙场没有以往的空寂和萧瑟,取而代之的是奔跑的两个小小身影和一只一直保持与地面‘ 亲密 ”的风筝。

可怜的风筝！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 你一定要等我回来找你,知道吗 ?”

一样的夕阳午后,一样的空荡沙场,一样的尘土飞扬,一样的小人两个,男孩叮嘱着有些漫不经心的女孩。

从那天两人努力地摆弄那只‘ 垂死 ’的风筝到现在,已经过了整整一个月,每一天的同一个时间他们几乎都会出现在这个空旷的沙场上。

对,几乎。

因为有一天女孩回外婆家了,没有到沙场来,男孩烦躁不安地在那里等了足足两个小时。第二天依旧来到沙场,却偏偏不和女孩说话,小女孩委曲求全地说了一百句对不起,连哄带骗地说了两个小时,还把自己那只最心爱却一直都无法翱翔天空的风筝送给了男孩,男孩才消了气。

好小气的男孩子哦！

“ 你要去哪里 ?”女孩终于把注意力从手中七色彩带上转到他的身上,疑惑地问道。

“ 下个星期,我要和我爸爸妈妈到国外去。”男孩把从父母那听来的话告诉她。

“ 哦,那你不能陪我玩了。”女孩话语中包含了明显的不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

“ 嗯,不过我一定会很快就回来的。”

“ 有多快 ?”她只知道没有人陪她了。

“ 等我……等我当上博士。”

“ 当上博士 ?”什么是博士啊 ? 女孩不解。

“ 嗯。很快的,然后我要你做我的新娘。”

“ 新娘 ? 好啊。”过家家呀 ? 她最喜欢玩了。

“ 所以你一定要等我。”男孩强调道。

“ 好。”

“ 你一定要等我。”男孩再次叮嘱。

“ 知道了。”啰嗦 !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男孩离开的前一天,他依旧到沙场上等待,可是女孩没有出现在沙场上,男孩等了她很久,很久……

不负责的女人,男孩带着这样的想法离开了这个城市。

员

俗话说得好：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废话！这句话有什么好的？这句话的意思是：早起的虫儿被鸟吃。

所以呢，早上一定要等到太阳公公拍你屁股的时候再起床，要不然会被小鸟吃掉的。

哦——

她还正在甜梦中向世人传播自己的恶女文化时，丝毫没察觉一只大脚高高地抬起，重重地向她裹在棉被里的屁股踹去。

然后，那个肇事者被闹钟、枕头、台灯、拖鞋……给狠狠地砸出了房间，四脚朝天地倒在大厅的角落里呻吟着，手里还握着一个平底锅。

那状态真的很惨，非常惨。

据受害者称：简直是惨绝人寰。

可是没人理睬他的控诉，因为家里就两个人，注定了其中一个人是要被欺负的，谁叫他的父母狠心地逍遥自在去了？剩下他这个苦命的儿子在这里饱受恶人的

欺辱。

他什么时候才可以从这样的日子中解脱出来？

但是想到很快就能暂时脱离某某恶女的剥削压榨，心情就已经很爽啦！

在他刚把平底锅放回厨房以后，那个为老不尊，教坏小孩，扁了人一点歉意都没有的家伙，顶着一个鸟窝，睡眼朦胧地从房间飘到洗手间，再从洗手间晃到餐桌前，横坐在椅子上，可是她肩部以上是贴着餐桌的，双手也搭在上面，与蛇无异，让人不禁怀疑她的腰是做什么用的。

软体动物？

“早……”飘忽的声音响起。

“我拜托你，做个正常点的女孩子不行吗？你以后要是真的嫁不出去，你叫我拿什么脸见老爸老妈？”沐瑜靠在餐桌旁，无奈地看着几乎霸占了半个餐桌的脑袋。

“嗯……”这代表她没听见，还在梦游仙境，随便应应而已，千万不能当真。

“啊！”他翻了翻白眼，救命。

跟这个女人说话真累，真不知道自己这十七年是怎么活过来的。

别的同学每天早晨有亲切的家人叫起床，为什么他必须早起，然后叫这个不负责任的女人起床？

叫就叫吧，无所谓，男子汉大丈夫，心胸宽广，不计较这些，可是每天还会遭受一顿‘殴打’？太没有天理

了。

好,这也不和她辩,被女人“ 扁 ”而已,不疼,淤青过两天就好了,过分的是他还得伺候她早、中、晚三餐?

喂喂喂,没搞错,好歹他只是个高中生,不让他专心备考,还要剥削他的劳动力?比起重要的数理化公式,菜市场的菜价他背得更熟,有事没事左邻右舍的欧巴桑还来向他讨教,天啊,这像话吗?

真是浪费人才啊!

没关系,能者多劳,他也看开了,可是犯得着洗衣拖地,煮饭做菜,刷厕所倒垃圾,外加端茶递水,打扫房间全是他一个人干吧?

免费菲佣?

她大小姐心情不好的时候,他还是廉价的‘ 人肉沙包 ”,天理何在啊,帅哥青肿着脸去学校像话吗?

暴政底下必有勇夫,他要造反!

不行!

为什么?

我比你大五岁,你得听我的,谁叫你比我小,在老妈肚子里你就打不过我,被我踩在后面,现在嚣张什么?全家最小的人,没有资格废话。

看看,什么道理?年纪小就不能上诉吗?

以他的金头脑,怎么说都是学校里所有老师眼中的宝贝,女生眼中的白马王子,同学们眼中的活字典,学校的前途,国家的栋梁,人类的希望,现在被当成全职保姆

来用,真是对不起世人啊。如果让他的老师同学们知道他现在被欺凌成这样,沐梓,那个有严重虐待他人倾向的女人,他姐姐,和他同爹妈生的亲姐姐,会被所有的人唾弃。可是以她那套恶女文化来看,还是算了,他被欺负这种丢人的事还是别宣扬比较好,免得他得颜面尽失,同时避免更多的人受荼毒。

唉,有时候真想不通,善良如他,怎么会有一个如此人性泯灭,行为如此有违常理的姐姐?! 老妈生她的时候是不是吃榴梿了?不然怎么会生出个如此异于常人的女人?成天以欺负别人为乐。

家有恶女!

家门不幸!

就这样,他活活被‘剥削’了十七年。

惟一可以感叹的是:原来他有一条犹如蟑螂一样顽强的小命。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老姐。”很多时候他都怀疑这个做人做事都超没有责任心的女人是他姐。老爸老妈确定当时没抱错小孩?

“嗯……”

还没醒?

“学校要求我们高三的学生这个学期开学要到学校

宿舍去住，专心备考。”沐瑜拉开餐桌另一边的椅子坐下，对着那颗看不到脸的脑袋说着。

“ 嗯…… ”

就不能有点别的答案？和一个还在梦游的女人说话真累。

“ 所以，我今天就会搬去学校，未来三十天内，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你都不会在家里看到我。”双眼盯着那个鸟窝。

“ 嗯…… ”

妈妈呀，你看你生了个什么样的女儿？你竟然放心把你的宝贝儿子交给这种不负责任的女人来照顾？到底现在谁照顾谁啊？你儿子快被‘ 照顾 ’成全职保姆了。

他住校以后也不指望她能把这个家料理得多好了，别弄成狗窝就好，免得他回来还得劳心劳力地收拾。

为什么此刻他没有即将脱离她的魔爪的快感？莫非他被虐待成性？

不会不会，不可能的。

正努力自我辩驳的时候，他想到有件事一定要提醒她。

“ 姐，很重要的事情啦，你清醒一点。”沐瑜用手敲了敲餐桌。

“ 说吧。”沐梓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打了个哈欠，向冰箱走去。

“ 老妈昨天晚上打电话回来，叫我告诉你，你才刚毕

业,对工作的要求别太高了,有什么工作就先做着,找到好的再跳槽。”

“ 我找到了。”她打开冰箱,半个脑袋在冰箱里面,没办法,大近视,一大早不想戴眼镜。

“ 啊?找到了?”他惊讶,动作蛮快的嘛,前两天还在抱怨工作难找呢。

“ 是啊。”满不在乎的语气。

咦?她的牛奶呢?

“ 做什么的?”他好奇,有点同情那家不带眼识人的公司。

“ 秘书。”

奇怪了,她昨天明明把牛奶放在冰箱里的啊,怎么找不到?

“ 那你好好做哦,不要半途而废。”他叮嘱。

“ 喂,你很鸡婆哎。”她立起腰,不耐烦地看着他。

“ 我代老妈说的,我才没空理你。”他悻悻地走进房间,去搬准备好的行李。

他会变得那么鸡婆是谁害的?还不都是因为当姐姐的不好好尽到一个姐姐的职责,还把他当无敌铁金刚来使唤。他冤啊,如果他的姐姐温柔贤惠,他至于沦落到这种地步吗?

还他的男子汉潇洒不羁来。

“ 喂,沐瑜,我的牛奶呢?”她决定节省一些自己找的时间。

“ 牛奶？什么牛奶？”他停下脚步，回头问。

“ 我昨天放进冰箱的。”她合上冰箱的门。

“ 我丢了。”他回答得理所当然。

“ 你丢了我的牛奶？”沐梓把挡着自己视线的长发拨到耳后，盯着这个浪费她食物的弟弟。

“ 过期了哎，小姐。”他翻了翻白眼，这几乎是他面对这个姐姐时最常用的表情了。

“ 是吗？我记得买的时候看过日期的。”她很用力地回想着，不过她现在大部分的脑细胞还在畅游梦的海洋，所以她的‘ 用力回想 ’是徒劳无功的。

算了，不想了。

“ 那我早上吃什么？”她坐回到椅子上，一副我要吃东西的样子。

“ 面包，在桌上。”沐瑜抬了抬下巴。

“ 面包？你要我吃这种白面包？”沐梓拿起那条白面包，瞪着这个有虐待她嫌疑的弟弟，平时他不是很‘ 贤良淑德 ’的吗？

“ 今天早上该轮到你做早餐的，你耍赖不做就算了，帮你准备了，你还啰嗦。”

“ 那你一大早拿着平底锅干什么？锻炼身体啊。”轮到谁做早餐的事先不讨论，反正之前和他的约法三章在她面前形同虚设，不过他要遵守。

“ 防身。”他回答，回答得好委屈。

“ 防身？你防什么身？”她将面包丢到餐桌上，面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